

专题:语言与符号学

## 走近世界符号学王国

顾嘉祖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最近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会议是一次学科盛会。提交大会的论文涉及文化符号学或符号学研究中的难点问题。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体上说正在接近但尚未进入世界符号学王国的行列。

**关键词:**语言符号学年会 文化符号学 符号学的难点问题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2-171-02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于2002年5月24日至26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南师大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杰教授任本届大会主席。国际符号学会前领导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Paul Bouissac 博士,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博导胡壮麟教授为大会名誉主席兼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南师大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顾嘉祖教授为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本次大会是我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在新世纪举办的第一次大会,也是该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学术层次最高的一次盛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大、苏州大学等30多所高校的70余名代表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特邀代表。

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多,质量高,各有特色。其中3篇,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选用。这些论文涉及到今后我国符号学研究面临的一些难题,有待符号学界的同仁能加大研究力度,予以解决。第一篇是卢德平撰写的《论符号的分类问题——皮尔士研究札记之二》。关于符号的分类问题,众说纷纭,从皮尔士开始至今,学者们把符号的分类搞得十分繁琐。符号该如何划分,还需进一步讨论,这是建立一门统一的符号学的必由之路。卢德平综述了皮尔士的符号分类思路:从符号载体的属性、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皮尔士的原著不是太容易看懂的,卢德平把皮尔士纷繁的符号分类归结为三条思路,至少给读者进一步钻研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为建立一个更能被人们所

收稿日期:2002-05-30

作者简介:顾嘉祖(1941- ),男,江苏苏州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

接受的符号分类系统提供了方便之路。

第二篇是齐效斌撰写的《被遗忘的语言：意识形态——巴赫金意识形态符号学初探》。巴赫金是文化符号学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也是当代符号学世界三大中心国之一——苏俄符号学研究的代表。苏俄符号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是文化符号学，它甚至以“文化”一词来标志其符号学研究方向。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胡壮麟教授曾以“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为题，系统地评论了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胡教授的论文大大推动了我国学者对巴赫金的深入研究。齐效斌的文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撰写的，标志着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巴赫金指出，“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巴赫金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符号的理论为符号学研究与实际相结合、为建立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企盼见到更多的巴赫金文化符号学研究论文。

第三篇是张维鼎撰写的《语言文化编码》。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当今世界的热门课题。20多年来，我国语言文化的“研究热”，经久不衰。但近年来，似乎很难再深入下去。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新理论，老生常谈的东西读者已不感兴趣。笔者认为，用符号学理论分析语言文化关系正好填补了理论上的一个空白。当然语言文化关系研究涉及面广，决不限于符号学研究一条路子，但符号学理论至少能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本质。张维鼎在文中指出：“人的社会生存必须将外在的物质现实内化为一种心理现实。将外在经验现实转化为内在心理现实的机制之一就是语言对文化的编码。”他以通俗的语言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说清楚了。不仅如此，作者还阐述了理据性编码与任意性编码是外在文化现实转化为内在心理现实的主要途径。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还将陆续推荐给其他刊物，并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本次研讨会论集，以扩大符号学研究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我们对世界三大符号学王国的研究，从总体上说，只是走近了，还没有真正走进，即使将来走进了，我们还要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任重道远，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

责任编辑：谢冬冰

## Approach the Semiotic Kindoms

Gu Jiazu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fifth Chinese National Semiotic Conference held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y 24 – 26, 2002) and comments upon three of the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which chiefly deal with the study of cultural semiotics in general and some knotty points of semiotic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we are approaching the world semiotic kindoms, but we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m.

**Key words:** semiotic conference, cultural semiotics, semiotic knotty points